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卷之十七目次

長沙何祖柱蒐輯

讞斷

刑政類

批伍文卿毆傷丁子文投水自盡一案

批鍾正奇索租致毛玉鬻服毒自盡一案

批楊玉假捕搜逼彭榮先服毒身死一案

批周若明父子同縊身死一案

批桂道生激逼朱開生縊死一案

批胡思忠誣投朱永光受刑投井身死一案

批羅氏毆傷姪媳縊死一案

批黃用先打死伊子圖賴彭子位一案

批陸敬玉打死伊女菊桂誣告向氏一案

批吳氏溺死伊子潘夢兒一案

批楊仕進踢死有罪瘋僕楊丑係一案

批向如模之妻劉氏致死婢女蓬妹一案

批鄧永鑑醉後毆妻胡氏身死不告因姦殺死一案

批鄧明德打死妻唐氏搦稱有姦自縊一案

批李開策殺死姦夫卷指一案

批李公伯強行雞姦被賀開周殺死一案

批封儀生姦所毆死封惟緯一案

批陳一舜將姦夫姚伯瑞擅殺棄屍一案

批胡庭洞行姦未成萬氏含羞縊死一案

批舒聖生於姦所殺妻張氏一案

批黎景連捉獲姦夫譚步先姦婦易氏自縊一案

批劉李氏晝夜入吳貴垣內刺死姦婦一案

批捕役劉永祿打死拒捕私取一案

卷之二 懷錄

批唐爾調等附和溺死匪姪陳科保等一案

批朱聖家聽從父命溺死親兄朱聖僕一案

批何奇生打死竊賊李常生沉屍一案

趙恭毅公自治官箴類集卷之十七

獄斷

刑政類

批伍文卿毆傷丁子文投水自盡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伍文卿等之毆傷丁子文致  
子文之投水自盡也平時原無夙隙緣子文之子丁  
爾佐至彭首先家取穀與鄰子占爭論牙行兩相角  
口文卿從傍扛幫以致爾佐不平遂與文卿互毆伊

時支卿之子伍貴亦聞聲而至共將爾佐毆傷子文  
稟縣驗傷將爾佐送至支卿家調治伊時使能遵諭  
醫救事亦已矣乃支卿一見子文到家復相揪扭子  
文既受拳傷復受廝踢又令伊子取繩同拴子文抑  
鬱之氣填滿於胸稟縣仍押保辜愚夫見短以保辜  
爲緩待竟於某日投水自盡本司查丁子文被毆之  
後四十有四日投水身死是實察與屍親訂雲耀告  
詞開稱伊父憂忿投水身死之語與該縣驗報傷痕  
開有腹脹手脚十指甲俱有泥沙爲自盡實跡已無

疑義據該府招擬伍文卿依克徒聚衆行兇無故將人混打爲首係民責四十板伍孝以不應得爲事理重者律杖八十照例收贖雖據該府以爲審斷得情然本司執法務求明允查例載將人混打重在無賴克徒聚衆無故等字今文卿之傷爾佐起於互毆伊子之來情因護父與無故聚衆者不同次日子文挾爾佐而登文卿之門一時相嚷揪打同拴稟官供証助毆無人更與聚衆行兇無故將人搥去混打之例有間乃該府爲按以本殿傷法又覺情重法輕請



如縣議予以蒲杖二子並坐餘人於劍仍未允協但  
伍文卿等既將丁子交父子毆傷不依官斷調治以  
致子文舍忿自盡原問毆律內以于是毆人成傷擬  
笞四十未足蔽辜應否改依凡因事威逼人致自盡  
者杖一百律伍文卿應杖一百追埋塋銀十兩伍孝  
等俱依不應重杖在本司平情準法雖謬議如斯而  
憲臺明允折獄是否可行本司未敢擅便

批如詳發落迨給報查繳

批鍾奇索租致毛玉鴻服毒自盡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查看得毛玉鴻服毒身歿一案緣玉  
鴻於某年將田賣與鍾正奇爲業仍玉鴻耕種納租  
歷久無異至上年主佃共議臨田分割詎玉鴻於未  
分之前卽獨自割穀三石內正奇該分一石五斗正  
奇遣僕鍾長等前往索租兩相角口玉鴻遂爾短見  
輕生服毒自盡伊子毛良等當夜扛屍於正奇之門  
捏稱爲鍾長等索租起釁踢傷身死告縣而正奇稱  
玉鴻之死爲衆逼取會銀起釁藉以圖賴指租具訴

縣驗服毒自盡並無傷痕詳奉批審轉飭平江縣審  
詳議毛良將已死父身屍圖賴律杖一百徒三年毛  
阿馮比以卑幼將期親尊長圖賴人律杖八十徒二  
年照例收贖毛升公依移屍律杖八十等情本司查  
毛阿馮毛良稟詞已一稱至家威逼一稱威逼慘死  
揆情告非真命可知至所云帶在惡家毆打審無其  
事驗且無傷則非真命無疑審據鍾正奇討殺僕人  
鍾長等口供相讓是有的據此鍾長等雖無可畏之  
威然尋人不堪致令玉陽服毒自盡實屬不合應予

重杖以慰幽魂鍾正奇接買毛玉出庄田契載價銀  
七兩止給六兩虛填一兩致令玉出含怨於中迨欠  
租穀一石五斗復令兩僕上門逼取亦屬過舉被控  
復捏族逼會銀起釁情詞妄訴不合應於正奇名下  
追田價銀一兩並量斷銀四兩以爲玉出埋葬之費  
念係生員免其議擬毛阿馬等告詞固虛律應議擬  
但伊夫伊父身死是實情殊可憫應請從寬免其問  
徒留養及收贖惟毛升公不合移屍應予重杖以懲

鴻恩出自 憲臺本司未敢擅便

批如詳斷給埋葬銀四兩併將毛升公各重杖以懲查  
鍾正奇買價七兩額租四十二石既虛填契價一兩則  
每年多收租六石矣仰飭按年算明多收租穀併追未  
付田價銀一兩給還毛良收領報繳

批楊玉假捕搜逼彭榮先服毒身死一案

長沙府知府崔岱齊審看得彭榮先服毒身死一案

蒙憲檄駁隨將奉駁情節逐一細訊據任美生供

榮先已經回家楊玉們於次早又趕得豬來是以報

呈內載有人豬兩獲等語原非捕役之拷打擒獲也

再查魏氏供稱伊夫回家曾有被楊玉們拷勒搶去

三兩八錢銀子之語投過牌頭代追訊之美生堅供

實無其事卽嚴鞫楊玉亦極口呼冤卑府揆情度理

榮先若果身邊有銀何至竊豬既係竊豬兌換何用

帶銀在身縱使拾銀亦必投鳴地隣豈其默默躲避  
在家任憑丁氏喚彭奇武代爲出銀和事大抵魏氏  
見夫已死未免挾恨妄供耳况打必有傷搶必有証  
今無傷無証何以遽加以罪至於李賢生索詐劉榮  
凡銀三錢先經該縣取供自認不諱總之此案首禍  
起於李賢生見榮先索豬報知何常佩遂有倩人追  
趕之事今賢生已經在監病故卽真正人命亦可援  
例抵償其餘槩從末減何況服毒自盡者乎楊玉等  
各照前擬似不在縱伏候批奪

此據李天章在縣司兩審並未供出劉榮凡劉公畧則  
楊玉等何以徑向劉公畧而問豬此必途遇彭榮先抄  
勒之下告以兌豬於劉公畧也劉公畧既言豬係彭榮  
先所兌則楊玉等自應介榮凡喚到彭榮先三面質明  
領回盜豬乃以楊玉先向劉公畧說彭榮先在路上拿  
去了公然代寫領字此又必途遇彭榮先搜捨之後不  
便再令彭榮先領豬恐榮先亦向伊索銀也况帶引之  
劉榮凡尚被詐銀三錢而盜豬之彭榮先何不問及一  
語則魏氏三兩八錢之供未必盡爲虛妄而榮生輕生



服毒未必竟屬無因也此等情形俱可據理推度而問  
官總置不究亦以彭榮先既登鬼錄無可質訊耳但楊  
玉假捕搜賍罪難輕恕除重責三十板外卽再枷號一  
個月以懲多事餘並如詳追給發落可也

批周若明父子同縊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周若明父子同縊身死一案緣若明佃種歐帝書田畝某月內有陳蒼壁向帝書借銀貿易帝書無銀轉向李東如代陳蒼壁借穀二十石作銀五兩將周若明所種田契爲抵約定六月償還過期卽以若明租債乃刈穫之後帝書不惟銀未清還仍將田租收回東如遣僕取討帝書輒毆其僕以致東如向若明取討若明向帝書理論反令出穀代還若明歸家其子禺生理怨不已短見輕生遂

俱投繯自盡報縣詳奉飭審又加親鞫衆口如繪則  
若明致歿之由已有明証矣惟是父子並縊群狀不  
解若明居處孤村且有妻室揆情度理或父先歿于  
切痛以殉之或子先死父相依而隨之皆未可知總  
因愚民輕生之所致也蓋旣無夙怨又無別故其飛  
貼之櫃門真假無從查辦查律內開因事威逼人致  
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十兩又條例內開致死一家  
二命發邊衛克軍伏誼律例重在威逼今屍親地隣  
僉供若明父子同縊之由實起於東如索穀所致歐

帝書李東如俱狡供不言實情但帝書自欠穀賸不清將租收去復令代還其心固有倚恃田主欺凌佃戶之狀李東如見帝書毆打其僕不向帝書理論而向若明索穀顯有倚恃武生欺凌若明之心今若明父子自縊事涉於畏情實可憫應否如該府所擬將二武生照不應重杖當堂傳教官重責三十以儆仍於帝書東如名下各斷銀十兩以爲埋塋之資抑或以此案係東如索穀所致將東如覈鞫究治伏候憲裁至於周雲明所持櫃門紙條查若明乃一種田

佃戶誰能識其筆跡是真是偽似難以莫須有之詞而遽擬李燦英之罪也是否允協本司未敢擅便批歐帝書李東如仰如詳照重杖當堂飭責三十板仍各斷銀十兩爲周若明父子埋塋之資取屍親領狀存案其歐帝書買田契因何漏稅仰飭長沙縣查明報繳

批桂道生激逼朱開生縊死一案

靖州知州李玠審看得朱開生之自縊身死也蓋緣  
開生與其師胡天成俱籍隸江西佃居靖地筆店營  
生天成與靖民胡獻若認爲同宗又以其徒開生結  
拜義父交相往來情亦甚密天成曾借獻若銀一兩  
八錢日久未償復因生意蕭條負欠客賬遂爾潛逸  
遺開生子身無措某日獻若至店因念寄拜之情憐  
其無倚携至其家周其口腹亦義舉也夫何開生有  
舅氏桂道生寓武岡州亦開筆店開生父故來靖尋

九情身室

勿歸里因天成閉店已逃其舅在獻若之家急欲甥  
歸不以情感輒以強拿獻若不其舅其初心以開生  
與天成借本貿易必欲索償原借措留開生不發而  
開生因父亡在籍已身羈旅囊乏青蚨謀生無策憂  
憊成疾使獻若此際方為調攝好言相慰何至輕生  
乃以天成之悻義道生之不情忿怒之色發於一旦  
惡言凌叱致開生以窘迫病軀遭父亡大變焉謂千  
里心傷憤懣潛入厠旁雉經自盡嚴審獻若雖無鎖  
帶之事然開生年方弱少倘非迫於不得已之情斷

未有甘心棄身如做屍者訊據獻若自認措留狠罵  
是開生之歿實由激逼所致按以威逼足蔽厥辜仍  
追埋塋以慰幽魂至桂道生捏載鎖拿本應坐誣但  
念異鄉老悖痛甥情切仰邀援免胡天成獲日另結  
批如詳追埋結案繳



批胡思忠誣扳朱永光受刑投井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符永光投井身死雖自經溝  
澆究之致死之由胡思忠不能無罪也思忠爲王之  
祖家僕誘同男婦九口背主潛逃所恃有張三在外  
爲之隱匿孰意倉皇逃去各不相顧婢女婁蓮獨遣  
在後爲營兵收留不但永光無由得知卽彼時思忠  
張三亦不知婁蓮着落也迨思忠等逃歸伊主送縣  
查究思忠疑永光知婁蓮踪跡供扳提質者蓋因張  
三乃一無賴流棍與永光交密往來呼之以叔永光

又任近王之植宅後高木近伐有自來矣前經該縣  
審詳蒙 憲鈞批夏遵張三既不提質而竟以胡思  
忠之供吐遂爲鑿証混請銷案但胡思忠爲王之頑  
家僕何事不聽其指抑沈令旣以此刑斃無辜該縣  
又以此出脫有罪豈所謂魯衛之政乎且查該縣此  
詳與前詳議擬若出兩手夏不可解仰按察司確訊  
究擬核奪本司遵提親鞫夏遵並不知有永光勾引  
亦不知胡思忠交衣包與永光之情當時被思忠誘  
其同逃落後迷路爲管兵窩賣則永光非窩揚之人

明矣至查思忠在長令兩審俱係張三與永光同住  
包袱交與永光今本司審訊又供包袱先交與張三  
前後互異難以遽信其如張三遠颺真偽無從究者  
但據益令詳稱移查原卷果有此語則永光之被累  
受刑情迫輕生皆由思忠供報所致也胡思忠應照  
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塋銀十兩差役  
魯秀得銀二兩五錢應照枉法贓一兩至五兩律杖  
八十無祿人減一等杖七十折責二十五板革役贓  
銀給主妻逆背逃改嫁事犯赦前免議胡思忠所  
自治官書

犯亦得援免仍追埋葬至善化縣知縣沈宗潢因思  
忠之供報張三之質証不加詳慎刑訊無辜又失察  
衙役犯贓咎實難辭但事在 赦前應請 憲慈寬  
宥免其叅處者也

批據詳朱永光非窩拐之人其被累受刑情迫輕生皆  
由胡思忠供扳所致查律內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  
服親屬一人者絞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誣之人胡  
思忠應比照擬絞遇 恩詔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姑照總徒四年發落仍追財產一半斷付收領魯秀如

詳責革追贓給主再查永光雖非死於火傷而投井之  
死實由夾傷善化縣違例擅用重刑致令無辜自盡雖  
授 赦免有忝民牧其火察衙役又何足議仰嚴飭註  
册候奪繳

批羅氏毆傷姪媳縊死一案

長沙府知府崔岱齊查看得羅仁華之與羅國相嫡親叔姪也國相七歲失怙係叔仁華撫長娶妻李氏同居有年某年月日國相之猶踐食仁華黃豆爭論角口華妻羅氏恃以姪母執確又趕打國相相妻李氏攔門勸解羅氏即將確又擊中李氏耳竅仆地跌傷後脇羅氏歸家次日李氏受辱自念入山縊死國相與伊岳李明志遂以人命控羅國乾亦以搥屍充抄告經該縣驗報續據詳稱羅國乾所控李明志等抄

捨屬虛但羅氏原持確又擊傷李氏耳竅議羅氏以  
尊長毆卑幼之婦減凡人一等笞四十羅國乾不行  
勸阻擬杖羅仁華免議卑府以事關誣控擬罪未協  
隨經駁勘據縣詳覆羅國乾告羅國相捨去耕牛家  
資前審並無其事國乾所告涉虛律應反坐但查國  
乾係國相大功服弟應照干名犯義之條羅國乾合  
依告大功尊長加所誣罪三等待應杖一百流三千  
里羅氏毆傷李氏致命左耳竅自盡查律內因事用  
強酸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

發邊衛克軍羅氏係李氏嫡姑應照尊長毆卑幼之  
婦減凡人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收贖羅國坤不行  
勸阻照不應律責三十板羅仁華免議至於羅國相  
所告雖非盡實然李氏身死現有傷痕應免議仍請  
從寬發落卑府覆查羅國相與羅國乾誼屬同堂共  
居一室嫡母羅氏既已擬徒收贖又將堂弟國乾投  
畀遐方不但仁華父子情傷卽國相當日受伊叔教  
養婚配之恩於心亦所難忍無怪乎國相有悲切之  
詞也合無仰請 憲臺網開一面從寬予國乾以枷



自  
號一個月再責四十板免其律擬 恩出上裁伏候

核奪

批羅氏照律收贖羅國乾羅國坤如詳從寬分別枷責  
杖懲詳尾國乾訛作國相併改正飭行繳

批黃用先打死伊子圖賴彭子位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黃用先打死伊子黃四子圖  
賴彭子位一案緣用先籍隸江西流落寧鄉寓於陳  
福萬家某月內有新化客民彭子位周文秀携銀來  
寧買穀偶於河下撞遇用先告以買穀有羅叉武卽  
稱用先有穀當交銀二十兩零八錢議穀七十六石  
一斗言定送穀下河至期子位索穀用先展延支吾  
子位途遇黃四子言及取穀四子卽將伊父誑騙情  
節直告子位旋向用先退銀用先疑爲谷老太漏音

送率子位向老太辯明回至中途用先復推問根由  
子位等以實告用先懷忿四子入門即將四子毆打  
立畢其命反誣彭子位打死報縣檢審而用先勘檢  
並供是伊打死本司覆訊無異黃用先本應照誣告  
律治罪姑念到官卽認合改依父母故殺子孫圖賴  
人律杖七十徒一年半遇 赦援免陳福萬不能救  
護咎亦難辭應予不應重杖用先所得彭子位穀銀  
照追給主是否未敢擅便

批律開故殺子孫若遇謀故殺人不赦者依律斷放其

誣賴於人遇革者所誣之人罪若該原犯人止從故殺  
子孫科斷費用先故殺子孫不得援免應杖六十徒一  
年仍追穀銀給主取領報餘如詳行繳

批陸啟玉打死伊女菊桂誣告向氏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得陸啟玉打傷伊女菊桂身故一案緣啟玉無服族叔陸子質買有牛肉烹煮因啟玉之子啼哭子質之妻向氏即將牛肉與食啟玉自外醉歸取碗喫茶聞有牛肉腥氣詈罵伊妻陳氏私買肉食菊桂奔告向氏向氏即至啟玉之家與之炒鬧啟玉憤女往告遂持木棍擊傷菊桂偏右左額頰命啟玉因怨向氏炒鬧遂捏向氏與伊夫之親兄陸子卿有姦被伊女看破主唆子質打歿報府通詳飭

審本司覆訊無異陸啟玉除故殺子孫輕罪不議外  
誣告陸子質打死姪女被誣之人應絞監候誣告陸  
子卿兄姦弟妻被誣之姦夫姦婦各決絞查二罪各  
等從一科斷陸啟玉合依誣告死罪未決杖流加役  
洵不爲枉但本司庭訊之下該犯滾悔前非倪首服  
罪且又旋經呈遞悔詞歷審並無一語指實是與枯  
終不悛者有間合無仰邀 洪慈網開一面出自  
憲裁向氏炒鬧起釁念係尊屬相應免議可也

批陸啟玉誣告人命又誣告亂倫刁惡極矣既遞悔詞

又未指質姑免及坐照故殺子孫杖六十徒一年餘如  
詳行繳

批吳氏溺死伊子潘夢兒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潘夢兒被溺身死一案緣夢兒之母吳氏先為自家婢婦生順兒冬兒後因夫故轉嫁與潘明選為妾生夢兒孝兒不意夢兒習為匪類偷竊為生又掣騙胡新也銀兩潛往華容代買人口乃復自娶為妻新也來家炒鬧吳氏始知力戒其非訓教成仇遂携扁担毆逐其母在外越宿吳氏腳恨遂有處死其子之言夢兒聞知聲音放火燒死一家是夢兒之橫逆已極而吳氏處死其子之念亦決



自濟年書卷一  
三 懷第堂  
矣某日夢兒發爐吳氏故送滾茶乘夢兒接茶在手  
向背上一搬將夢兒翻倒在地急取板梳懸住其上  
遂囑合夫姪潘孔仁幫助孔仁愚昧無知聽從嫡母  
之言按住同縛手脚同搥船上此時吳氏力不能勝  
又迫合伊子孝兒同扛至船孔仁盪槳搦至天心湖  
推入潭內溺死棄屍風聞於外至本年某月內吳氏  
嫁賣夢兒之妻李氏有張雲叟者因作媒未遂同石  
良碧於中附合將已溺之夢兒捏爲魯家在逃之願  
兒親往魯之達家報稱溺死以致之達輕聽其言控

縣通報批審縣審潘孔仁自認下手加功是以將潘  
孔仁擬絞潘孝兒故殺大功弟擬斬立決係聽從母  
命減等杖流及府審將張雲叟依教唆誣告擬以杖  
流石良碧附和爲從減等吳氏依故殺子孫杖徒潘  
孔仁潘孝兒未下手加功改擬滿杖本司查縣府所  
擬罪名互異未協蓋吳氏之所以致死其子夢兒者  
蓋緣夢兒偷竊爲生流爲匪類母氏教戒亦爲愛子  
起見詎夢兒忤逆性成毆逐其母外出以致其母吳  
氏殺子念決是夢兒本有應得之罪而吳氏難免非

理毆殺子孫之條照律應杖一百不在潘孔仁潘孝

兒原係聽從母命與自己毆殺不同木司查安化縣

一件報明事林氏主使伊子謀明先與孫謀必端溺

斃謀榮先謀貴先二命一案援康熙三十九年九月

內原任直隸于撫院題劉國良打死胞兄劉國棟

一案經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劉國良因兄國棟將母

李氏推跌李氏忿怒喝令國良持篙打死胞兄劉國

棟係聽從母命劉國良應減等枷號兩個月責四十

板奉

旨依議欽遵之 新例迺相符合 謹明先 謹必端 得援  
此例亦得減等 枷責發落在案 今吳氏溺死伊子潘  
麥兒一案 適與此條相合 除吳氏依非理毆殺子孫  
之律 滿杖收贖外 潘孔仁潘孝兒 合依此例 枷責以  
蔽厥辜 張雲叟石良碧 不以吳氏非理毆殺子孫爲  
之首報 乃以已死麥兒捏稱 順兒往告 曾之達教唆  
以人命控 且妄指無干之潘君 祥爲主謀 研訊教唆  
情真 應照教唆詞訟及增減情罪者 告者與犯人同  
罪 至死減一等 律杖一百 流三千里 石良碧附和 應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曾之達原聽雲叟之言控訴  
告雖情有可原但未經查明卽以人命控應請發學  
戒飭可也

批如詳援例發落繳

批楊仕進踢死有罪瘋僕楊丑保一案

據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楊丑保身死一案緣丑保係楊南公家僕素有瘋疾某月日丑保忽將南公幼子推溺水中南公同子仕遇仕進奔救負之歸家南公手扭丑保反被丑保打跌仆地仕進見父被毆遂持竹片將丑保亂擊以致身負多傷時至將晚丑保復行奔外仕進又恐其再傷他人卽趕至橋邊往扭丑保丑保還毆仕進仕進忿激用脚一踢適中丑保腎囊當落橋下殞命仕進報父掩埋有丑保堂兄段子

遠糾集多人挖屍報捕遂捏丑保爲楊雍立工人因  
姦打死並捏賄和封銀牽告多人經縣驗詳審解本  
司覆訊楊仕進自認打死情真至於因姦謀殺之說  
據子遠稱係楊壽報知及至對質則稱並無其事就  
合果真楊丑保以僱工人而姦家長妻亦有應得之  
罪但以指姦無據之詞而入娼婦以大辟之罪本司  
實有所不忍至其賄和封銀研訊俱無確據盡屬子  
虛且丑保爲南公之僕不特衆口一詞且有縣案可  
吊子遠虛詞捏誣罪不可逭段子遠除誣告人命賄

和等輕罪不議外至其所告彭氏姦丑保之情若得實彭氏罪應駢斬今審涉虛段子遠應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加徒役三年段守中聽從同告應照爲從減一等應杖一百徒三年李丹玉扶同捏誣應合依証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楊丑保雖毆主有罪但係瘋疾致罪爲仕進者又應鎖禁不使出外不合故行毆死楊仕進合依定例平人故意毆殺奴僕者枷號四十日鞭一百係民責四十板仍量追銀二十兩入



官以抵追人一口入官之數餘俱如府議伏候審奪  
批段子違誣告反坐杖流加徒李再玉教唆詞訟應照  
律與犯人同罪段子守中爲從減等滿徒段子文龍依証佐  
不言實情杖九十徒二年半楊仕進不告官司而輒殺  
有罪之僕應杖一百餘如詳行繳

批向如模之妻劉氏致死婢女蓬妹一案

按察使董廷恩審看得受傷身死之蓬妹乃向如模婢女也年甫十一買自東粵服役止歷年餘本無嫌忌祇緣蓬妹幼孩無知某月日如模之妻劉氏因事外出令其攜帶小子引誘在房頑耍蓬妹卽取桌上小刀剃髮戲弄刀刮皮破血出伊子痛聲震外劉氏驚聞奔看一時忿激當將蓬妹掌頰倒地被石觸傷額角蓬妹滾地撒潑劉氏復持原刀割破蓬妹左右兩膀並傷腿膝臍等處爲向十之妻谷氏帶歸已

房置鋪就寢蓬妹傷重痛苦出語唾罵或亦理之所  
有者詎劉氏前往廚下聞知不井卽持所點紙撚復  
將蓬妹兩耳根兩腋肌兩手背等處盡行燒傷夫蓬  
妹以弱齡之軀受此奇兇極毒奄奄氣息止留殘喘  
使如模稍具天良加意撫養則蓬妹或不致有斃命  
之事乃竟置不問及蓬妹氣尙未絕只據向十告稱  
不能出語旣不用棺收殮復卽聽用蘆蓆縛網扛置  
義塚掩埋忍心害理未有過於此者爲汪朝輔等偶  
遇看破由是兵民聚觀莫不震駭當將向十扭報縣

詳本司覆鞫供吐如繪查蓬妹刀傷三處燒傷六處  
俱經劉氏自認雖未死於登時但以無知幼孩既以  
刀割復用火燒其不斃命幾希亦與故殺無異劉氏  
應照故殺奴婢律杖徒折贖向如模任妻克悍不能  
遏止目擊蓬妹受傷不知調養及至垂斃之際不爲  
查明卽聽信向十等扛置掩埋又不給以棺殮殊堪  
痛恨但情重法輕應請姑如府議罰銀八百兩修理  
河郡城以爲爲富不仁者戒向十應予枷責不枉是否  
許允協伏候憲臺批奪

批劉氏依律收贖向如模法應重究姑從寬罰銀四百  
兩修城取具庫收報查向十等各如詳枷責發落繳

鄧永鑑醉後毆妻胡氏身死反告因姦殺死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審看得鄧永鑑之具控譚冬冬  
因姦殺死伊妻胡氏一案該縣將鄧永鑑依毆妻至  
死律擬解前來卑府再加研訊不惟鄧永鑑供認前  
情迨質之當時聞喊往詢之彭新養等僉供氏是夜  
衣褲完好並無行姦形狀且胡氏毆倒在堂屋之內  
並非門外簷下永鑑因叫門未開踢門而入並非潛  
踪窺探且彭新養等叫門往詢時譚冬冬尙在何清  
床第熟睡並無倉皇逃逸之事卽從前果借錢往來

亦屬鄉隣常事何得執此以爲姦情之炳據也卽使  
穩姦果真並非當時雙獲亦在指姦勿論之條推勘  
至此不特譚冬冬極口稱寃而永鑑亦爲舌路始吐  
果醉歸家伊妻開門遲延加以穢詈胡氏抱憤回罵  
繼以扭結醉後行兇柴石疊加終以刀戳供認真情  
歷歷如繪總由胡氏不知檢束縱容譚冬冬不時往  
來冬冬不避瓜李之嫌以致永鑑疑有姦情是夜又  
嫌胡氏開門遲緩麴藥爲災橫毆胡氏命殞越宿不  
然何故永鑑於胡氏受傷未死之時卽有欺姦伊妻

之語告諸譚冬冬之父但律載指姦勿論毆妻至死法  
無可貫鄧永鑑除誣告輕罪不議外應照夫毆妻至  
死者殺律應擬絞譚冬冬往來胡氏之家不避爪李  
之嫌實屬不應應如縣擬重杖不枉是否允協卑府  
未收擅便

批鄧永鑑供胡氏姦情歷歷如繪雖非姦所捕獲亦非  
無故殺妻不然胡氏之弟胡金壽現在何以絕無一言  
則胡氏之應死可知譚冬冬供常在他家借錢子尤為  
私相往來之明証矣鄧永鑑責四十板枷號一個月免



其出死以寒滯婦之心譚冬冬如詳發落繳

此鄧明德打死妻唐氏捏稱有姦自縊一案

祁陽縣知縣王元臣審看得唐祖美控告唐氏身死  
一案祇緣人命重情非檢驗不明非確審難定蒙飭  
卑職敢不秉公詳核以副 憲意今檢有傷痕四處  
俱係打傷而非自縊業已填格呈報但傷非一處或  
有下手加功之別致打有由更有因姦因柴之異惟  
右乳二傷據鄧明德始終堅供係唐氏自行槌擊其  
左後肋右胸厥右耳根俱供認因妻觸母用拳用棍  
打傷以致殞命實係一人下手並無加功已自認不

諱至訊從前自縊之說供係伊母胡氏所述其二更歸家時止見死在床上並未親見其縊是明德之確供合之所檢傷痕其爲打死而非縊死明矣再訊伊母胡氏亦供因柴詭晉而起其供拳毆棍打以及受傷處所俱與明德所供無異但仍有先打後吊之供及究訊其吊縛解放情形既供黑暗不見何又能用刀割繩且伊子未歸十年老婦人安能抱至床上燒灰燒湯火自何來種種矛盾及供至因孫啼哭往看時伊媳死在床上其縊死之說原欲爲伊子實罪等

語是其真情畢露而唐氏之死是打而非縊更無疑  
義矣但其致打之由一供因柴一告因姦雖同一打  
死而情罪迥異若不根究確實既無以慰死者之魂  
併無以服生者之心今研訊各供被打之時不特原  
告與鄰佑俱未親見其因何事而起卽同居之鄧明  
道等亦稱並未目擊元通係七歲孩童亦供不見是  
打時之確供既無亦惟推求於未打以前之情事以  
定其打時之真偽而已迨查訊鄰証胡伯秀供稱明  
德八月供柴是真則因柴逆姑而打事出有由及查

鄧啟法曾否收租則僉供鄧明德弟兄實耕東一畝  
常住之產並未耕啟法之田並無田在彼地向曾至  
彼境收租是收租之事無據則因姦之語亦虛矣况  
姦情風化攸關若調戲果真難掩衆口總之唐氏打  
死是真縊死則假因逆姑是實因調戲則虛按律載  
凡妻因毆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死者杖一  
百鄧明德按以滿杖似不枉縱伊母胡氏欲庇其子  
捏稱自縊殊屬不合例應收贖件作羅三台相驗不  
實應予重杖唐祖美告因姦雖虛但打死既真查律

載重事告實輕事招虛免罪唐祖羨應免擬是否允  
協卑職未敢擅便

批鄧明德姑如詳發落其捏稱自縊仍枷號一個月併  
毋胡氏免議羅三台已於別案擬罪歸結張廷相檢驗  
不實從寬記過併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李開第殺死姦夫姦婦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李開第殺死姦夫姦婦一案  
緣李氏弟兄叔姪比閭而居開第與親叔俊臣同居  
一室李開選與親叔玉生同住一宅共在院內一門  
出入者也俊臣與玉生係四代弟兄開選與開第亦  
序屬鴈行祇因開第往演貿易遺妻唐氏并幼子在  
家唐氏不守婦道與開選通姦合族皆聞唐氏托以  
伊子就學搬回舊居却不與俊臣同住乃竟居於玉  
生之室迨及歲終氏仍搬歸而開選隨搬於比隣密

趙往來稔姦情密以致氏懷有孕醜聲外揚此不特  
伊族之耳目昭昭且有惡有據開第歸見氏有孕訊  
問根由直吐爲開遜通姦所致開第蒙羞忿恨遂有  
捉姦欲殺之心告之俊臣而俊臣不欲醜聲外揚勸  
開第將妻出嫁遠方思掩其醜開第允從遂倩媒說  
與嘉禾尹大寧爲室開第得銀七兩領氏而去不意  
途遇唐氏族人間及嫁賣情由阻擱轉回仍送開第  
之家子祥領銀而去恰於某夜產下私胎稱爲開遜  
所生鑿鑿以致開第羞忿益深遂向玉生逼索開遜



王生尋歸開第等卽在途繫歸細毆俊臣堅要送官  
開第意在必殺於某早將姦夫姦婦牽出托言活埋  
以正人倫風化乃令開陽打鑼開懷開才持鋤後隨  
俊臣以問第性情暴戾難以勸阻計無所出尾而同  
行隸蕪地方族人出而勸救使開第得遂殺姦之心  
及至江勘爲唐氏置罵不行開第竟將姦夫姦婦同  
時畢命提首報縣驗詳據該府縣研究真情將李開  
第擬絞李俊臣爲從杖流本司伏查此案情罪供詞  
細繹律文有不得不爲憲臺陳之以俟裁奪查律

開凡妻妾與人通姦律註登時姦所獲姦止殺姦婦  
或非姦所姦夫已去將姦婦逼供而殺俱依毆妻致  
死論按此律條係止殺姦婦不殺姦夫而言又開已  
離姦所本夫登時逐之門外殺之止問不應非登時  
依不拒捕而殺又姦夫奔走良久或趕至中途或閤  
姦次日追而殺之並依故殺等語按此二條係殺姦  
夫不殺姦婦而言又開姦夫已就拘執而毆殺或雖  
在姦所捉獲非登時而殺並須引夜無故入人家已  
就拘執而擅殺致死例等語查以上律文俱未有開

明將姦夫姦婦同殺作何定擬之文查律據會云若無姦夫而竟殺姦婦恐天下惡妻之人皆得借此而殺之故必以毆妻致死律科之若止殺姦夫烏知非素有仇隙而借此以殺之手律註已離姦所登時逐至門外而殺之依不應非登時依不拒捕而殺亦須連姦婦並殺然後可若止殺姦夫能保其無謀故別情乎律內俱不言及又云姦夫已就拘執一條設非夜間當引何律註云查條例內比照夜無故入人家似專爲此條而設但例言姦夫姦婦而此註止言姦

夫似必須兩人同毆死然後可之語今開第殺死伊妻唐氏非殺其弟開選之命原係因姦而殺據該府稱獲非姦所殺非登時擬以故殺絞抵若照律內二條依故殺論則開第又係將姦夫姦婦同時而殺律內未載明晰若依尊長謀殺卑幼論此又係姦情鳴衆並殺則所擬故殺謀殺之條恐未允協惟是此案姦情有產下私胎爲據非係逼供無據而殺者比是開選之罪無可逃矣開第以妻被姦含羞忿恨故向玉生逼索開選出來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此等忿

激情形玉生係所知之查李俊臣供姪兒子投了戶  
開人井他的父母唐永祚要打死唐氏李家人要打  
死開選都說要正人倫是李玉生自己拿出李開選  
來要活埋通戶的個個都說要正人倫等語是玉生  
係開選親叔尚不能將姪送官究處而肯自至尹家  
將開選喚回付與聽其縛設可知開選爲衆所惡羣  
起而攻在玉生自欲殺死之不暇次及開第次日尊  
出聲言欲埋既令開陽鳴鑼通知以戒衆人又有開  
懷等荷鋤隨行則開選斯時已無生意此時玉生又

何不率人往勸族人地方又何以並無一人出來救  
阻則開選爲衆人所痛惡卽唐氏父母係親見產下  
私胎有聽憑開第致死之言以致開第欲洩殺姦之  
憤竟將姦夫姦婦同時畢命提頭報官按開第擅殺  
之罪則無可道若論因姦非殺其妻使衆知儆其情  
尙有可原應否按律內條例木夫拘執姦夫姦婦而  
毆殺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  
律例科斷李俊臣爲從減等之處定擬抑或仍照府  
縣取擬故殺之罪絞抵均候 上裁審奪

批李開第殺非姦所而姦則有據擬照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例科斷杖一百徒三年縣審李俊臣李開選是小的在傍拉住的府審亦同本都院訊據李俊臣堅供並未在場而李玉生亦供李俊臣是李開選殺後去的則縣府拉住之供俱不足憑卽該司訊李俊臣亦供小的沒有招不知怎麼就把小的問了大罪等語何得仍將李俊臣以爲從問擬減等李俊臣應毋庸議李開陽李開懷李開才各滿杖縣府審供不實併嚴飭行繳

批李公伯強行雞姦被賀開周殺死一案

郴州知州何瑞涵審看得賀開周之勒死李公伯也  
緣開周少年佻達獨居書舍公伯賣煙爲生常相熟  
識某日公伯至彼開周以潮銀買煙公伯笑言相詭  
不受其值願贈數斤且稱欲借房寓宿其心已不可  
問矣比晚公伯携酒肉而來開周竟不知拒兩人對  
酌夜深沉醉謂周先寢公伯乘其睡熟遂行雞姦迫  
開周驚覺理論公伯混言強辯開周餘醉忿怒起而  
拳打公伯胸膈公伯還毆開周復舉硯池擊其右耳

自台官書  
李公伯雞姦被殺圖  
三  
夏



根公伯倒地殞命開周慮彼想之他人醜聲外揚輒  
起冤念用繩勒其咽喉畢命扶姪闈保將屍昇置老  
官廠地方煙担燒燬惟存扁担一條次日牌頭吳卓  
然巡嶺見屍不知爲開周克驚邀同地隣掩埋屍兒  
李正石訝第不歸風聞往查未確亦不赴控迨卑職  
訪知差拘克犯地隣起屍相驗而屍姪李玉美方啣  
詞具告卑職虛衷秉公再三研鞠實開周自認不諱  
賀闈周臨時有意殺人合依故殺者律擬斬監候法  
所難寬賀闈保陳黑子雕同宿書舍各口一室未曾

助力但不起勸阻而閩保又同移姚應從重論並合  
依知同伴人欲行謀害不卽阻當救護律杖一百牌  
頭吳卓然等訊無受賄情弊而見屍不報遽行掩埋  
合依地界內有死人甲長地隣不呈報官檢驗而概  
埋藏者律吳卓然爲首杖八十朱玉從爲從杖七十  
李公伯煙担等物俱於賀開周名下照追給領抑卑  
職更有議者公伯難姦開周之說雖出自開周之口  
而有賀閩保等共聞其爭鬪之聲情屬無疑第開周  
始稱醉後被姦覺而爭論公伯乃云我打死你走回

桂陽去了你打死我開不得交等語似近於強是未  
 可謂之和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內刑部議覆  
 江撫洪 審 題黃大柵死蘭大畧一案內開黃大  
 年未弱冠路遇蘭大畧拔所帶小刀強逼雞姦黃大  
 畏勢先從大畧收刀入鞘雙手跪禱黃大乘割奪刀  
 滾地亂胡大畧腿肚等處傷重越日殞命該撫屬審  
 自認情真黃大因蘭大畧強逼雞姦擄死黃大應比  
 照罪人犯已死之罪而擅殺律擬杖等因完結在案  
 今賀開周因李公伯乘其醉睡雞姦驚覺爭論又被

公伯危言激發且又曾還打開周一拳是公伯設心  
遲姦先有不合可否念開周年少無知出於一時忿  
激非有詭計除謀轉請祝網將賀開周照免死減等  
流犯之例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追埋塋銀二十兩  
給付死者之家免其擬抵弘恩出自 上憲非下  
吏所敢擅議也

批賀開周依擬援例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追埋塋銀  
二十兩給屍親收領免其抵償陳黑子等分別責贖餘  
如詳行賀易勝既不與七十歲之母同居侍養又不令

自清官制

卷七

完

懷策堂

十八歲之子隨身教訓子職有缺家範全弛仰行州傳  
該學官當堂重飭三十枚示懲繳

批封儀生姦所毆死封惟緯一案

新化縣知縣彭有道審看得封儀生之擊傷封惟緯身死也因惟緯與儀生之妻劉氏平日姦通儀生外出夤夜往來不知凡幾某夜惟緯正在劉氏臥房姦宿漏下二鼓同妾方甘適儀生自外而回即喚幼女清秀開門入室而姦夫驚潛床下姦婦劉氏開門直出交語未畢即向外逃儀生怪其言語舉動張惶提燈進內姦夫急遽即在床下衝出儀生執棍向頭一擊遂中惟緯偏左昏倒房地此登時忿激恨不能一

椎立斃情所必至及打倒識認遂不復毆隨脫下衣  
禪賊經房族封昆殿等各到臥房看明惟縉受傷在  
地衆卽舉火追尋姦婦劉氏獲於厠屋執交位元之  
母看守儀生奔縣未及報官而惟縉已死據報驗詳  
審解卑職再三詰訊惟縉之死實因是夜與劉氏姦  
宿親夫於姦所登時打死其致死真情不惟姦婦劉  
氏供吐從前姦通是夜姦宿歷歷如繪與房族封昆  
殿等衆口一詞卽屍兄封五常庭質之下亦不敢復  
諱其惡在封儀生識認惟縉之後不忍加毆立斃猶

念再從之叔而惟緯旋卽殞命蓋亦天厭其淫亂於人何尤封儀生合引凡妻妾與人通姦而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勿論之律但其平日不能防閑臨時又聽逃出難辭不應重杖姦婦劉氏應照律文開載若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律斷罪入官爲奴應請官賣身價解克公用查劉氏與封惟緯係總麻以上親屬律開姦總麻以上親之妻各杖一百徒三年劉氏合杖一百徒三年餘姦婦決杖一百餘罪照例收贖本婦入官爲奴封五常身爲家長其弟生不



約束死又不據實呈報妄捏爭溝啟釁改換打傷身  
死日時雖其弟實因被打致死得免誣告重罪一杖  
亦不能遣是否允協伏候 憲裁

批劉氏依律發落入官餘如詳行繳

批陳一舜將姦夫姚伯瑞擅殺棄屍一案

永州府知府朱絳審看得陳一舜毆死姚伯瑞棄屍  
水中一案查一舜與伯瑞係中表兄弟素無嫌怨緣  
一舜之胞兄一魁往蜀遺嫂趙氏在家某月日一舜  
往田檢糞其父亦值身外趙氏獨在廚房伯瑞進家  
酒飲以言調戲後酒醉逞狂竟入趙氏房內緊執其  
袖欲行強姦趙氏掙脫將伯瑞反鍵房內又出門前  
喊叫一舜聞聲奔歸持棍入房打傷伯瑞手膀腰間  
頭顱等致命處至晚殞命凌父陳瀛湘於黃昏之後

誘伯瑞胞兄姚伯玉到家挾寫其結勒用手印又另  
寫一結令伯玉之父姚肇昌畫押結內稱伯瑞偷竊  
陳瀛湘之家人賍現獲不願送官領回自行棄水不  
涉陳人之事等語又令伯玉同趙子順撻屍一舜拋  
擲渡船內擄至金沙河水淺處棄擲水中以掩擅殺  
之罪姚伯玉以打死弟命首縣因屍漂流無覓無憑  
檢視據縣審解卑府研訊一舜自認不諱查殺死姦  
夫律註內姦夫已就拘執而毆殺引夜無故入人家  
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例等語陳一舜合依夜無故

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傷人者減鬪毆傷二等至  
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但又棄屍水中二罪並發應從  
重論合依棄屍水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  
百流三千里陳瀛湘縱子棄屍趙子順相帮撻屍陳  
永湘同在船上陳松台立視河干不行捌阻陳順寰  
代寫甘結劉翠台勒用手印趙美先結上畫押俱應  
照不應重杖洵不爲枉又據姚肇昌呈稱夫妻老邁  
次子伯瑞自爲不法以致身亡家貧如洗實難終訟  
閱其情詞痛切應否於陳一姪名下斷銀給贖昌收

領以爲夫妻養膳之資仍將陳一舜柳號兩月責四十板免其流罪既全生者之養亦可伸死者之恨均沐慈恩於無既矣

批姚伯瑞姦雖未成而死則自取陳一舜擅殺棄屍自應律擬但據伯瑞之父姚肇昌情願領銀養老姑如詳准免照議發落並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胡庭洞行姦未成萬氏含羞縊死一案

按察使卽廷棟審看得熊佐文之妻萬氏自縊身死也緣辰協華伍兵丁胡庭洞同伊父母賃住佐文前截房屋與萬氏臥房連壁某日夜酒醉歸家伊父母俱經外出見佐文往鄉貿易頗起淫心於三更時分從伊母房扭開萬氏久閉門鎖潛入萬氏臥榻竟欲行姦萬氏驚覺聲喊有賊庭洞聞喊心惡卽竊帶萬氏衣服潛回己房藉此以掩行姦之跡隣佑張名售與萬氏之姑宋氏聞喊持亮齊至宋氏後門窻邊喊

門萬氏因所穿衣服被竊難起庭洞遂接口言賊上  
穿短褂下身無衣仍從前房轉後代開其門名售見  
其下體赤露面叱庭洞方始迴避次早庭洞之母外  
歸切責庭洞將所竊之衣退還萬氏覩物加恨罵詈  
不休遂於是夜乘姑往廚炊爨登樓投縋畢命庭洞  
一聞縋死畏懼持刀自抹其頸傷已平復據報驗審  
詳解本司查胡庭洞雖爲麴孽所迷無挾制窘迫情  
狀與威逼有間但黑夜扭鎖入室下衣不穿坐其臥  
榻欲逞強圖姦以致萬氏羞忿不明投縋自盡胡庭

洞合依強姦未成者杖流不枉是否伏候 憲奪

批胡庭洞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欽定四庫全書



批舒聖生於姦所殺妻張氏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舒聖生於姦所殺死伊妻張氏併砍傷姦夫孫相伯一案緣聖生相伯向有瓜葛之親聖生携妻移居寧邑佃種營生適相伯在彼打鐵聖生以出少不能贍身告商相伯相伯卽以周克諒家有餘田領聖生夫婦往彼同居合爨相伯卽與張氏通姦爲聖生窺破久有捉姦之念迨至某夜張氏與夫同床共寐至五更時分張氏見夫蔣挿夢倦乘其舛睡赤身驚入相伯臥房聖生醒覺不見其妻

卽執火亮尋覓見妻站立相伯床前忿氣頓生卽手  
取壁上所掛柴刀立砍張氏斃命聖生又砍相伯額  
頰一刀次又提刀復砍相伯携被格攔又被尖刀砍  
傷額上相伯掙起撲抱聖生彼此互掙復又撞傷相  
伯之手相伯撲命奔逃隣人陳奇生聞喊同牌甲查  
明報縣審詳本司覆核無異孫相伯合候凡軍民人  
等與相等人妻通姦例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紆墮  
生於姦所登時殺死姦婦復又刀砍姦夫被姦夫出  
其不意格鬪掙脫與止殺姦婦者有問應比照妻妾

與人通姦而於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者勿論之條可也

批孫相伯照例發落餘如詳行繳

自洽官書  
家七  
獻所  
舒到姦所殺妻  
口  
是

批黎景連捉獲姦夫譚步先姦婦易氏自縊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黎景連之妻易氏身死一案  
緣雖起於犯姦而實死於自縊也緣景連家貧有譚  
步先者與景連合夥賣酒營生因而往來窺氏賦性  
不貞蓄念姦淫非一日矣某月日機乘景連送母往  
至女家計其道里去回以爲景連不及歸家遂於是  
夜潛入氏室姦宿兩意情濃畧無顧忌孰知景連因  
違母命已偕姐夫王三祝回家叩門維時易氏聞聲  
倉皇遂匿姦夫於床下自謂人莫之知寃之心虛膽

落未免形色慌張景連窺破形迹舉火一照捉獲姦  
夫拳棒交加用繩拴步先於棹脚復以吹筒擊易氏  
右手腕爲王三祝勸解奪去景連憤激用拳亂毆易  
氏實亦人情之所不容已也常有比屋同居之羅非  
弼向前力勸而步先遂乘間脫逃三祝非弼以言相  
勸彼時景連惟恐隗聲外揚卽忍氣吞聲事可已矣  
詎易氏犯姦敗露耻心未泯某日見夫姑身外投繯  
自盡歷審同居之羅非弼見之最真知之甚明毫無  
別情乃易氏之兄易次唐者見妹身死遂牽連王三

祝等以體究妹命事控縣驗審本司復加親鞫惟次  
唐之口供支飾其餘供吐不諱是易氏之死於犯姦  
自縊於人何尤卽云驗有拳棍屍傷係本婦犯姦時  
被夫毆打所致妻犯與人通姦姦所得獲難禁夫之  
不毆且查律內若夫毆妻因而自盡身死者勿論府  
擬黎景連不應重杖未協應予改正免議評步先令  
依軍民人等與相等人妻妾通姦例枷號一個月責  
四十板以正厥辜易次唐所告涉虛本應反坐姑念  
妹死情真從寬請予不應重杖爲藉命居奇做是否

允協伏候鑒奪

批譯步先照例枷責易次唐虛詞重杖餘並如詳行繳

批劉李氏夤夜入吳貴垣內刺死移屍一案

常寧縣知縣某審看得劉李氏不畏夤夜多露之行而蹈宵征鼠竊之迹其被刺殞命也亦其自取焉耳第查律所載非姦卽盜似屬男子然亦未明言不兼婦人若疑李氏爲夤夜私奔也則吳貴不應驚喊且連舉而刺之况氏父李京蟻亦供吳貴年將五十妻女滿室怎說得姦則兩人俱非由姦也明甚若謂婦人必無盜行則律所載七出之例有盜竊出此何以稱焉今據伊父所供則知氏旣無夫可依就養於父



又不得一飽且噴有煩言當此進退兩窮饑餓啼泣之際不得已而起竊取之想亦情之所有據隣佑關益之等皆係三更時分開吳貴喊稱有賊又聞喊說着兩鎗賊已走了聽見其賊既去遂不復到其門等語及卑職相氏屍果有脇下腿後兩傷復親踏吳貴之家茅舍短垣驗其垣內多洒血跡驗其垣外血蔭淋漓則李氏確係賚夜踰垣而入矣及脇下被鎗復將踰垣而出不料吳貴隨至其後其腿後之傷正屈將出垣之頃有歷歷相符者如謂李氏此行欲回夫

家則必不以夜且據氏弟李季臣供稱按其形迹不出門戶乃踰父屋之牆缺以出遂踰吳處之短垣以入燄夜潛行既不同昏暮水火之叩門復不類風雨出壞屋之隣婦忽無故三更而至雖欲不疑爲盜不可得也在吳貴驚覺有聲遂投袂而起惟知有刺賊耳且惟恐刺之不速耳冥冥昏黑之中安辨其爲男爲婦乎迨李氏負痛撲走隨斃於牆外正與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相合但吳貴惟知當夜賊已走不意其死於牆外次早啟門方見是婦人之屍恐有

碍於已私移五十步供認既真查律內地界有死人  
不報官而輒移他處者杖八十吳貴應杖八十孫習  
係帮搵爲從例減一等杖七十均不爲枉李氏屍棺  
其夫遠出應着氏父李京蟾眼同劉姓親族領埋可  
也

批吳貴等依擬分別發落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捕役劉永祿打死拒捕私販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捕役劉永祿等之打死譚盛忠也緣新化思澧橋地方界在永寧爲私鹽出沒之所某月日永祿等九人薄暮緝至彼地適遇群販肩鹽而來上前搶奪被販拒捕群毆重傷於是蔡德章等見販衆執械逞強拒鬪因而放鎗抵敵譚盛忠當場受傷身死獲有私鹽一十八包烏鎗雨笠其爲私販拒捕登時格殺無疑矣惟因餘販脫逃當無現獲而譚貴榮遂以打死姪命具控通詳批司本司親訊

據劉永祿等所供拏鹽拒捕情形質之衆口無異及  
訊譚貴榮供稱姪子起先出外實是挑扇換米後而  
或者挑鹽查貴榮原詞亦供趕逐私販姪愚站望遭  
銳趕打登時氣絕等語即使盛忠果爲挑扇之平民  
何爲混身於私販之內矧拒捕格鬪之場尤非安然  
站望之地是盛忠之死死於拒捕又何尤焉府議罪  
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勿論查與律符捕役蔡德  
章等格殺私販譚盛忠按律原毋庸議應如府議改  
正免議者也至於聞報譚榮玉等爲私販者乃捕役

劉永祿等也律非人鹽並獲自有不追不坐之條是  
以府擬劉永祿四犯照誣反坐並擬滿流但本司細  
查訊違律開報實出永祿一人簡仲生等不過聽從同  
報罪有攸分若一槩俱置違遺懲創捕役固宜寧嚴  
未毋縱然本司揆情準法欲爲靖私裕課起見又當量  
全爲分別合無仰請將劉永祿擬流以爲捕役誣指者  
具戒其簡仲生等三犯念其巡鹽是實稟報有因可否  
俱照不應重杖革役免其並流請批枷號一月以蔽  
厥辜諱資榮告雖不實姑憐姪死是真應予宥釋所

獲鹽物變價克餉該縣已責捕役巡緝獲鹽非同失  
察職名免叅可也

批劉永祿自認查訪開寫按誣告知等依擬滿流下枉  
金爾玉劉太忠在縣供龔文美家把人同小的們密查  
來的在府供小的們同龔文美之父訪的是實各已供  
明何得忽行諉卸姑減等滿徒簡仲生照不應重杖折  
責革役餘並如詳免釋該縣雖無失察之咎而並非現  
獲人鹽聽其展轉攀指妄行拘理殊屬不合併嚴飭行  
繳

批唐爾調等附和溺死匪姪陳科保等一案

按察使耶廷棟審看得陳祖文詞告沉斃二命一案  
緣伊故叔陳科保同已死之張晚仔竊殺故民陳石  
保猪隻人贓雙獲親母親叔自以子弟不肖其立首  
約叔兄失主舉手沉河報縣立案今祖文控憲批  
兗縣擬以在場目擊之唐爾調等同行知有謀害滿  
杖之律本司查陳林陳祖文父子兩呈自相互異且  
祖文忽供小的父親陳汝黃死了忽供陳林就是父  
親又供小的隨父親往江南賣炭未回又供同父親



賣炭是小的哥子揆情察理如祖文在家見叔沉河  
卽或告縣逐出亦應赴州控理州縣不准尚有

院司可控何默默數年之後未聞爲叔伸冤陳林回  
家又因何不告直待曹世英列款誣告袁永裕一年  
之後始行控告乎但此案事經數載嚴鞫至三供情  
任意反覆駁勘徒滋拖延本司不得不揆斷剖決據  
陳科保等沉河之時祖文父子合詞供稱俱係在家  
若非親屬之立結首狀決不致立斃二命但唐爾調  
等不宜隨聲附和到場目擊不爲勸阻罪亦難寬應

如原擬滿杖示懲若袁翰又等反覆窮研委屬不負  
則袁永裕主使密稟塌案之說謂非出於曹世英之  
唆使誰其信之况祖文父子默默年久未聞爲叔伸  
冤直待曹世英列款誣告復竄憲轅明爲世英出  
奇制勝計耳陳林聽唆誣告律以應得之罪不在第  
念湖南積習往往子弟爲盜駐真罪酌父兄隣里各  
正家法沉河溺斃固屬愚民除暴之決心實乃地方  
殘忍之惡俗幸荷憲臺簡蒞以來嚴行禁止此風  
少息今陳科保等之沉斃尙在憲臺未任之先如

必執法以繩則事隔年久嫡屬俱故供無指實慮滋  
拖累究証之弊如必坐陳林賈控之罪又念科保沉  
斃是實罪之或恐長殘忍之風合無仰請 憲慈姑  
從寬結仍龔嚴飭出示以遏沉河惡習務使家喻戶  
曉以挽頽風是否允協本司未敢擅便

批唐爾調等照知有謀害不行阻當律均杖一百查陳  
姓通戶其結內間傳集通圍鄉約保甲等語何以並不  
議及袁翰又李蘭若併杖一百內唐爾調袁翰又發做  
城工一百日免其折責餘如詳行繳

批朱聖案聽從父命溺死親兄朱聖僕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看得朱聖僕乃素行不法之匪類也  
某日晚盜竊譚帝臣耕牛行至廖家塘致被盤獲復  
爲失主認識人贓具在其爲竊賊無疑彼時民人知  
爲朱聖案親兄通信領回宗族鄉黨淡惡其穿齋之  
害人衆口交攻是聖僕之死機已伏於衆口中矣斯  
時聖案以伊父朱以華尙在家法 國法聽伊父主  
持殊伊父年邁病篤惡聖僕平日之不端淡恨之切  
堅不出救反令次于朱聖偉寫具送呈又自印手模

跪求戶首朱國憲收存爲日後張本是聖儀之死機  
又危於伊父意中矣國憲持呈而歸斯時宗族鄉黨  
見有送呈羣逼聖案廷至次日復爲衆迫責以庇護  
縱惡送幾於萬不可解之地抑至菜石雜衆集千百  
聖案不能自主擡沉水濱各供前情纖毫不爽而以  
華之供情愈詰愈真第聖儀雖係偷牛竊賊然亦罪  
不至此即使伊父有字自應送官處治何以遽爲沉  
河是府縣之所擬未足以蔽厥辜若使大加懲創又  
恐盜賊日多良難安席今此案審係伊父有字令其

處死是實稍爲聖案等有一線之矜朱聖案除褫革  
外仍應重責四十板傳字之朱國憲扛脚之朱奇玉  
亦各責四十板柳號一個月於河邊示衆以爲擅行  
將賊沉河之戒聖偉旣不能諫父以救兄乃竟代寫  
送呈經數月之久又復捏砌繳鎖之詞妄控於後亦  
屬不法重責四十板以儆刁訟可也

批姑如詳發落繳

批何奇生打死竊賊李常生沉屍一案

按察使耶廷棟審看得何奇生打死竊賊李常生沉屍山洞一案據該州審得常生與李美玉李任先李先臣俱在西關貧難卒歲先臣起意竊牛謀諸廖子文遂借任先告知美玉商定常生子文往竊先臣接買任先作中犍牛一頭先臣出銀一兩給子文等均分是日先臣以銀五錢先行分給當夜前往草崗竊得不知失主姓名水牛一頭交給先臣行至寒溪橋地方天明恐被盤獲將牛藏匿山間俟夜再行不意

被牌頭艾子明窺見邀同王子祿等赴山拿賊先臣  
子文奔脫而常生并牛被獲人贓俱在其爲竊賊無  
疑於是同村之何奇生等咸集三公廟中馮爾谷倡  
議對神拈闍生字卽放苑字打死先拈旣得死字爾  
谷合其并拈又得死字子明隨即動手拳毆常生脊  
背天壽繼毆脊背二拳奇生初打脊背三拳脚踢膂  
間仆地又以柴刀背擊腰眼三下以致常生傷重頌  
命爾谷恐存屍遺累又令何天壽艾子明等擡屍拋  
棄窟洞之內質審供認不諱據該州擬何奇生依罪



人不拒捕而殺者以鬪殺論絞監候馮爾谷依元謀律杖流艾子明何天壽除助毆輕罪不議依棄屍水中爲從律杖徒帶搵死屍之王子祿及在場不阻之何千里附和拈鬪之顏子玉分別擬杖竊賊廖子文等各擬笞罪李先臣獲日另結本司提審而屍親羅氏以其子不肖具呈願休情詞哀切且查李常生若非竊賊何以李先臣等必令常生行竊則常生洵非善類可知夫牛爲力耕之本鄉民失牛如同失歲一家有事羣集救護所以一聞拿獲偷牛之賊九廟村

民駢赴適當衆口難調之際而爾谷倡爲拈闔之說  
生死判之於神設斯時也拈闔而得生字常生可勿  
死矣無柰拈得死字而爾谷反復常衆再拈拈此

闔再闔其無必殺之心可見迨闔即抄江西省魯永  
乾李漢三追雀佛所竊之錢不還毆死擬絞具題  
部議起奪所竊之錢不還毆死並非闔毆致死不便  
照共毆人律擬改依凡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  
擅殺者杖徒奉

旨侯議今何奇生等將偷牛竊賊並不呈送到官違行

打死棄屍漢洞論法雖無可賞但除賊本欲清地安  
良若盡加以絞流徒杖重罪情屬可憫且具題重  
案身屍未獲檢驗誠恐再滋駁查則屍母羅氏拖累  
不堪萬一死亡道途幼子無依民命堪憐合無仰請  
憲仁俯順下情着何奇生馮爾谷於追給埋葬之外  
各再出銀十兩艾子明何天壽各出銀五兩給羅氏  
爲養贍之資仍將何奇生馮爾谷各重責四十板柳  
號兩個月艾子明何天壽各重責三十板柳號一個  
月免其律擬竊賊廖子文等一杖未足徹辜應請

憲批枷責庶盜偷知做而鄉愚畏法矣是否允協本  
司未敢擅便

批據李阿羅以身寡子幼不願終訟當堂具結何音生  
等亦各認出銀給氏養贍如詳發落追取庫收報